

追忆陈云人格风范 砥砺初心担当为民

陈云纪念馆原党委书记、馆长陈麟辉做客汐拾书院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李爽)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英雄人物辈出,灿若星辰。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革命领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1927年领导松江农民武装暴动的陈云曾在松江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日前,陈云纪念馆原党委书记、馆长陈麟辉携作品《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实践论〉〈矛盾论〉及其当代价值》做客岳阳街道汐拾书院,为岳阳社区党员和群众分享革命领袖的人格风范以及书籍的写作初衷和思路结构(见上图)。

硕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陈麟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自从到陈云纪念馆工作以后,他埋头研究陈云生平,开始真正深入地接触和了解陈云其人及处事智慧。“陈云只有高小学历,却主管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工作,被称为‘共和国的掌柜’;他从未接受过军事教育,却先后领导工人运动、特科工作和东北解放,成就卓著;从20世纪30年

代进入中央委员会,他先后多次在党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发声建言,收获全党上下一致的赞誉……”通过对于陈云参与革命建设数十年的生平细节和点滴轶事,陈麟辉生动形象地为大家勾勒出陈云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真抓实干;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实事求是、勇于进取;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处事谨慎、多谋善断;宽容豁达、仁者多寿的人格风范。

之所以能够不断进取,在诸多本不擅长的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这与陈云勤于学习、不辍读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的陈云便充分利用当时大量刊印的新学书籍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经济学原理知识;而在转成革命和投入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他更是不断求索,学习新知,为祖国、为民众尽一份力。“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是陈云同志总结的15字座右铭。”陈麟辉介绍,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陈云

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底。20世纪50年代,为了摸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症结所在,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陈云便坚持深入一线调研走访,曾先后三次来到松江调查民情发展。而松江之行也为陈云提出农村粮食定产、订购、定销等国家政策以及对改造的细节设想提供了经验参考。

伟大的事业离不开伟大的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而总结和提炼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来帮助党员群众提升“看家本领”,正是陈麟辉写作《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实践论〉〈矛盾论〉及其当代价值》的初衷所在。“通过对党史和革命领袖事迹的回顾,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赶考人要汲取更多的精神养料,要更加坚定使命,砥砺为民初心,更好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认真听取了陈麟辉的创作分享后,现场的年轻党员们难掩内心澎湃,激动地表示。

书香伴企业 文化润人心

——上海隆古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坚持四年举办读书会纪实

□记者 符静

“《三体》这部小说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跟浩瀚的宇宙相比,自己的烦心事也就不算什么了。”“通过阅读《终身成长》这本书,让我认识到成长的关键是培育一个成长性的思维模式。”“推荐《谁青春不迷茫》这本书,我想说,不管走多远,我们想要的生活,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当下的努力和坚持。”……在上海隆古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读书会上,员工们纷纷推荐书目,并分享自己的读书感想。每月一次的读书会已经成为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

“从2018年开始,公司坚持举办读书会,全员参加。每周进行线上书评分享,每月开展线下PK赛,促进了员工的高效成长,也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该企业读书会负责人徐昕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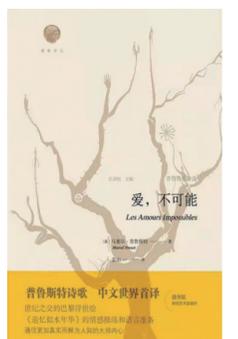
读书是精神的旅行,旅行是身体在阅读。据介绍,多年来,上海隆古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用匠心打造产品、提供用心服务的同时,一直关注人才培养。持续举办读书会就是希望员工能够得到高效成长,在阅读中提升自我,与企业共同进步。记者了解到,过去一年,员工们共读了《终身成长》《活法》《干法》《关键对话》《深度工作》《思维的囚徒》等15本书籍。

据悉,上海隆古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位于石湖荡镇,成立于2002年,拥有住建部许可的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企业业务遍布全国20多个城市,累计开发项目3517个,核心业务聚焦住宅批量精装修、商业住宅、商业办公、商业综合体等。

新书推荐

《爱,不可能——普鲁斯特诗选》

本书是《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的首部中文版诗选,分为“诗人与画家”“写画”“音乐家肖像”“女神们”“漂亮朋友们”等九辑,对应作家少年时代的学习与出入社会、围绕艺术的作品,及成年后的交流和题献。



与小说相比,普鲁斯特的诗歌语言更为传统,迷人之处在于个人化写作的真诚和直接,对上流圈子的揭示和调侃。读者可据此窥见19-20世纪之交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图景,进而探寻《追忆似水年华》的情感及语言起点。

《木心遗稿》



在木心目前已出版的著作以外,尚有逾百万字从未面世的笔记簿和散稿。其内容宽泛复杂,不分章节,随写随止,殊少完整的篇幅。除了读者熟悉的俳句、随感、旧体诗以外,其余文字多介于杂记、叙事、忆旧之间,大抵是作者自己与自己对话交流的私房话,与其已面世的其他作品有很大不同。

而本书将木心散碎的遗稿整理出版,也将一个被他自己深深掩藏的隐私和另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让读者了解到所熟知的大师木心所不曾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字六十春》

作为默音“记忆三部曲”的第一部,本书再现了1941-2001年间弄堂普通人的悲欢日常,生死契阔,是一部具有浓郁上海情调的地域小说。主人公程勉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被姨婆收养的他在成长为青年的过程中,见证了若干和姨婆有关的不可思议事件——她会测字,能预言成真。而在随后展开的故事里,作者将时间线回溯到20世纪40年代日据时期的上海,讲起了上辈人的纠葛。在奇幻的外衣下,作者用生动细致的笔触展开了一幅上海里弄、弥漫着烟火气的微观图景。



品书有味

看得到的与看不到的

——解读《响遏行云》

□任寿柏

中国人表达方式的与众不同由来已久。话不明说,话不直说,话里有话,话外有音。美其名曰:语言艺术。这个特性体现在古诗文上便是言此而意彼,言简而意丰,言浅而意深,言尽而意存。看得到的只是文字,看不到的才是蕴涵。文字只是冰山一角,深刻的寓意和美妙的韵味都隐藏在水下。

这个特性赋予古诗文含蓄隽永的魅力,却增加了欣赏难度。欣赏经典古诗文,如饮美酒品香茗,需慢慢尝细细品,方可得其真味。当下浅近之风日盛,很多人把“读过了”等同于“读通了读懂了”。止于表象,浅尝辄止。食而不知其味,入宝山而空手回,实在可惜。

试举一例。节选自《列子·汤问》的《响遏行云》,文极短,仅五十一字。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止之,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读者多将其理解为“知错就改,学无止境”。粗看似乎也通,略作思考便发现实则不然。

先看“知错就改”。薛谭有错吗?学生觉得已经学完了老师的本事,要求回去。这有错吗?钱行时秦青高歌一曲,薛谭被彻底征服,这才发现自己原来远不及老师,立刻道歉并要求回去继续学习。这有错吗?应该说没错。既然没错,何来“知错就改”一说?再看“学无止境”。很明显,薛谭在学习上心气、追求都很高。这跟“学无止境”是两码事,扯不上。所以“知错就改”说和“学无止境”说是立不住的。

那么,此文的主旨是什么呢?薛谭“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他原先对自己与老师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一点是无知的,而且对自己的无知无知。

薛谭是幸运的,秦青在钱行时响遏行云的一曲高歌让他领教了老师的高超水平,同时也让他认识

到自己的浅薄无知。幸运女神不会眷顾所有人。翻开历史,古往今来活在“对无知无知”状态中的人何其多也!很多人到死都不明白,这个“对无知无知”竟然是导致厄运困顿穷途末路甚至身死国灭的根本原因。这才是最可怕最可悲的。而这也正是本文作者——战国杰出思想家列御寇想要警示世人的。

薛谭返回后“终身不敢言归”。他怕的又是什么呢?柏拉图说,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无知的无知。老子《道德经》亦云:“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了解自己知道什么以及不知道什么,这是最好的。反之,如果对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全然无知,那就是很大问题。老子接着说:“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先圣把“不知知”看成很严重的问题,故常怀忧患,而常人却不。先圣能“以所见知所不见”,而常人却只能见其所见,不能见其所不见。因此,能感知“双倍的无知”并常怀忧患者,非圣即贤。

看得到的是文字,看不到的是蕴涵。看得到的是人面,看不到的是人心。看得到的是现象,看不到的是本质。看得到的是眼下,看不到的是将来。处在“双倍无知”中而不自知的人,麻木迟钝愚昧,即便有再多足可使其警醒开悟的人与事,他们也视若无睹,充耳不闻。一首歌就使薛谭立刻顿悟,实在难能可贵。

在诗歌中重建我们时代的意义

□杪楞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发表了后来引起广泛关注的《论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一文,在分析小说的变化之后,指出了诗歌的情况:“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还更早些,更突出地表现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以个性的方式再现情感真实的倾向加强了,诗歌的外在宣扬,让位于内向的思考,诗歌的重心转向了内在情绪的动态刻画,主题的确定性和思想的单一性让位于内涵的复杂性与情绪的朦胧性。”这个意见评价了诗歌在整个文学变革中的先锋作用,既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状况又预判了后来的趋势,从总体上看,中国诗歌现在仍然在这个轴线上前行。

伴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抬升,文学“向内转”是必然的。向着个人化的书写方式和私人化情感表达的转向使诗歌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上,是文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在后来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一些诗作区隔了现实,抒情和立意缺少经验的支撑,不从生活而从意念出发生成“诗意”,诗歌仿佛不再与现实生活相关,而只关涉自我的情绪;创作中大量使用繁复而深奥的手法,致使一些诗歌文本变得佶屈聱牙,过于抽象和破碎,成了只有诗人自己才能解读的“密码”——应当说,诗歌被读者疏远变成诗人“自我的狂欢”,恐怕与这些问题存在因果关联。

最近,《诗刊》社遴选新时代佳作编选的诗集《初心、红旗与新征程》面世,选入的诗作在以审美化的

表达传递作者个体化的情感体验和思想主张的同时,强烈的时代感和在场性昭示出鲜明的主题旨归和写作风格,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这些诗兼有向内和向外的双重视角,在现实和内心相交的地方生成诗意,在时代观念的大幕下营造出凝重、典雅的意境,庄严、崇高和优美这些被疏离很久的美学范畴重新出现在诗歌中。当然这未见得形成一种趋势性的潮流,而是编选者所坚持的原则显现出来的效果,但这些诗作足以表明,有相当多的优秀诗人仍然坚持在客观性与主体性之间建立审美关系,从而在作品中锚定时代的精神价值和思想意义。

进入文本不难发现,选择能够代表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内涵的现实元素,表现诗人面对公共经验时的个人感受,在诗意的审美中重构时代的意义,是这些诗歌共有的主题。《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刘笑伟)、《高铁,大地乐章》(李木马)、《蛟龙号之畅游海底》(袁茂)等将代表综合国力的重大工程和科技创新成果意象化,进一步为这些已符号化的客体赋予美学意蕴;《在飞机上俯瞰花鹿坪》(王单单)、《蔚蓝》(高鹏程)等从践行脱贫攻坚发展战略、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叩听时代的情感节奏;《田畴上的父亲》(汤养宗)、《当钟声敲响》(许敬)、《致敬,共和国最美的身影》(毛江凡)等则讴歌英雄精神,以诗歌为时代英雄塑像……在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到,面对新时代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现实生活与历史和传统相互作用,直接改

变了中国人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诗人在以诗赋形、赋情和赋意的过程中,时代生活内容以题材或意象的身份进入,使诗文本与新时代之间构成了相互标定的关系,这些作品因此而成为时代的心声。诗选中的作品回应时代召唤、呈现时代风貌、阐扬时代精神,凸显了诗歌应有的公共担当,在社会主流审美情趣与时代意象的契合中构造了超尘的境界。这些作品聚合在一起,共同绘制了一幅时代精神画像。

纵观诗集中的这些作品,虽然各自的美学韵味和品质不尽相同,但在情感取向和价值表达的方法上存在一致性,那就是在场性。首先是“物”和“象”的在场,即所咏之事之物之人都来自时代生活现场的客观实在,由物到象的升华来自于诗人对时代的凝视,其次是意义和情感的在场,无论是对历史的回忆或对未来的畅想,其着力点都在抒发时代情感、为当下的时代生活建构意义上;第三是主体的在场,诗人对文本的把握和对时代的把握统一于个人的感知和审美中。如果用一个个学理性的概念概括这些作品的艺术特征,或许可以是“及物”,即“将视点投向以往被视为‘素材’的日常琐屑的经验,在形而下的物象和表象中挖掘被遮蔽的诗意”,经由上述例证,是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的。但主题诗作对意象的选择,又不全是形而下的自然存在,而受到了时代观念的显著影响,因此在跳跃性的想象和浪漫的抒情中,这些诗作从整体上透射着现实主义

摘自中国作家协会网

书评